

非洲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 ——以青年黨(al-Shabab)與 博科聖地(Boko Haram)為例

林 泰 和^{*}

目 次

壹、前言	肆、活動情況
貳、運動背景	伍、結論
參、形成原因	

壹、前 言

2013年11月13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將「博科聖地」列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FTO)，列名之後，美國政府將可以凍結資金、對已知的組織與分部成員發佈旅遊禁令，禁止美國人對此團體提供物質協助。國務院同時也將「博科聖地」分支安薩魯(Ansaru)列為外國恐怖組織(Schmitt 2013)。2012年美國將「博科聖地」指揮官謝考(Abubakar Shekau)與其兩位幹部巴納威(Khalid al-Barnawi)與坎巴(Abubakar Adam Kamar)列為18個「特別指定全球恐怖份子」其中的三位。謝考作為領導人的知名度最高，而巴納威與坎巴與北非基地組織關係密切(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12: 201-211)。

美國政府於2008年正式將青年黨列為外國恐怖組織(Mwangi 2012: 520)。雖然沒有基地組織如此有名，但對美國官員來說，最頭痛的是，青年黨能夠積吸收索馬利亞裔的美國公民，尤其是來自美國境內的索馬利亞社群，已加入他們對抗索馬利亞臨時政府的戰鬥(James 2009)。2009年在美國共有19位美國穆斯林，因為參加或協助青年黨被起訴(Brooks 2011: 10, 21)。

本文試圖探討非洲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並以青年黨及博科聖地這兩個分別以索馬利亞與奈及利亞為根據地的恐怖組織為例。本文主要有三大部分：非洲恐怖主義運動的背景，恐怖主義形成的原因以及恐怖組織的活動情況。第一部分主要是從較宏觀的歷史角度與近期北非的政治運動發展觀察，第四波恐怖主義與阿拉伯之春運動，如何形成近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研究所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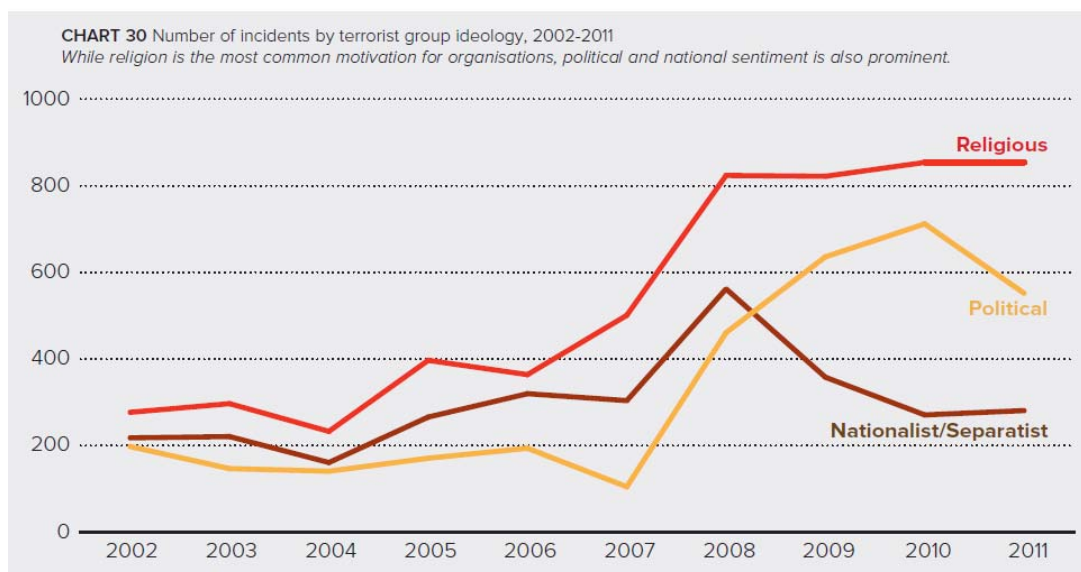
期非洲恐怖主義發展的外部背景。第二部分則是由失敗國家與恐怖組織意識型態的因素，討論近期非洲恐怖主義形成的內部原因。在外部歷史背景與內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如何形成對伊斯蘭恐怖組織有利的發展條件。第三部分則是敘述兩個恐怖組織的活動情況。

貳、運動背景

一、第四波恐怖主義

學者Rapoport認為，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與1979-1989年蘇聯敗於阿富汗戰役，形成了第四波恐怖主義浪潮的有利條件，這兩起事件的啓示為，宗教可以提供更多希望，勝過其他流行的革命理念(Rapoport 2001: 421)。更實際的作用是，這兩次勝利帶給伊斯蘭世界巨大漣漪，被認為是伊斯蘭對外部價值與影響的勝利，尤其是針對西方。911事件後，美國嚴厲的全球反恐政策，被穆斯林認為是進一步壓迫與邊緣化伊斯蘭世界(Onapajo & Uzodike 2012: 33)。1993年杭廷頓指出，文明差異不僅是真實的且是基本的，而伊斯蘭與西方的衝突已經超過一千三百年(Huntington 1993: 25, 31)。圖1顯示，2002年以來以宗教動機的恐怖攻擊次數有上升的趨勢。

圖1. 2002-2011恐怖攻擊事件次數 (依組織意識型態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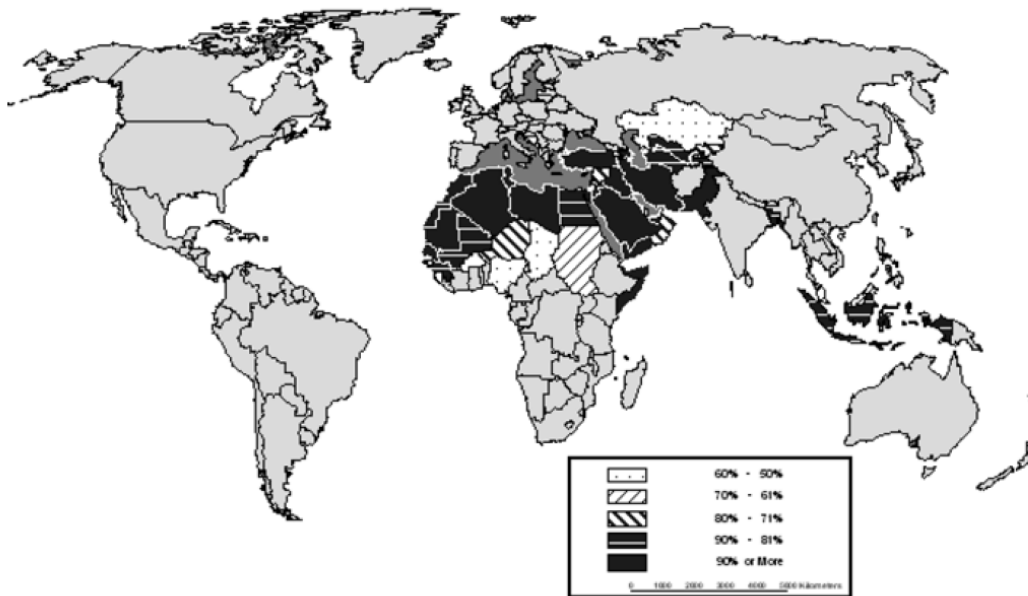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Sidney&New York: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p. 33.

毫無疑問的，伊斯蘭製造出最積極，最令人心動的(appealing)宗教團體。在這波浪潮之下，三個宗教型國家紛紛成立：伊朗、蘇丹與阿富汗(Rapoport 2001: 424)。宗教是第四波恐怖主義的特質，超越國家界線，尤其是伊斯蘭教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伊斯蘭人口，尤其是遜尼派伊斯蘭，散佈世界各地，包含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敘利亞與菲律賓(Rapoport 2001: 422, 424)。雖然穆斯林人口遍佈五大洲，但主要十五億七千萬穆斯

林人口（2010年占全球人口的25%）分佈在非洲與亞洲的四十七個「穆斯林多數國家」（Muslim majority countries, MMCs），「穆斯林多數國家」則分佈在主要六個地理區域：北非、非洲薩哈拉沙漠以南、西亞、中亞、南亞與東南亞(Odhiambo 2012: 68)。而其中北非的「穆斯林多數國家」有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摩洛哥、蘇丹與突尼西亞六國；在撒哈拉南部則有布吉納法索、查德、葛摩、吉布地、厄利垂亞、甘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索、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奈及利亞、賽內加爾、獅子山與索馬利亞共十五國(Odhiambo 2012: 67)。本文探討的兩個恐怖組織青年黨與博科聖地分別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索馬利亞與奈及利亞兩國為據點；而索馬利亞的穆斯林占全國人口的99%，而奈及利亞則占50% (Hasan 2012: 9)。以下圖2顯示穆斯林多數國加在全球分佈的情況。

圖2. 「穆斯林多數國家」(Muslim majority countries, MMCs)分佈圖



資料來源：George Odhiambo(2012): “The Muslim World: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In *The Muslim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Space, Pow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Samiul Hasan (eds.), Dordrecht al.: Springer, p. 69.

第四波恐怖主義在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中，達到顛峰。「基地組織」(al Qaeda)是人類有史以來，破壞性最強，活動性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恐怖組織。從1992年到2008年，共三十起恐怖攻擊中，一共造成4393人死亡，包含攻擊的恐怖份子在內。攻擊的地理範圍橫跨亞洲、非洲、歐洲以及美洲(The Economist 2011: 23)。而光是911恐怖攻擊事件本身就造成2973人死亡，包含世貿雙塔的2749人以及五角大廈的184人(911 Commission Report 2004: 311, 352)。基地組織成員分布在全球76個國家，橫跨五大洲(Jordon & Boix 2004: 3)。

自1998年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成立基地組織以來，此一組織始終追求三個戰略目標與偏好：1. 將西方勢力與西方的駐留，移出伊斯蘭世界；2. 顛覆穆斯林(Muslim)國家的「叛教者」；3. 最後建立一個基於基地組織詮釋的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之上的

泛伊斯蘭「國家」(caliphate)，而此泛伊斯蘭國家將會是未來世界秩序的中心(Country Terrorism Report 2013: 278)。而基地組織通有的意識型態(generic ideology)，並非源於國家或種族，而是一種融合體，包含伊斯蘭傳統、極端伊斯蘭學者，賓拉登與其他基地組織成員的詮釋，以及其他團體或個人的特別需求(Jordon & Boix 2004: 2)。

二、阿拉伯之春運動

(一) 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全球聖戰

目前必須關注的是，後阿拉伯之春時代，基地組織之外的聖戰團體(jihadist group)造成的持續且升高的恐怖暴力。基地組織是否仍能成功啓發廣泛的聖戰主義或者已經輸給更地區性的行爲者(parochial actors)?答案可能是肯定的。阿拉伯之春實際上已經被基地組織利用，成爲「基地」在該區域最大的避風港與作戰基地，尤其在馬利(Mali)，利比亞、西奈半島、葉門、伊拉克以及敘利亞，主因是當地政府統治效能不彰，且欠缺合法性(Blanche 2013: 13-14, 16)。恐怖主義研究專家Riedel認爲，相較於1979-1989在阿富汗對蘇聯作戰的基地1.0以及2003-2011在伊拉克對美國作戰的基地2.0，2011年後的基地3.0或許是最致命的基地版本，(Blanche 2013: 14)。

根據Abdel Bari Atwan的觀點，基地組織與相關團體在北非、阿拉伯世界的風起雲湧，與兩個因素息息相關：一、阿拉伯之春運動的風潮；二、賓拉登在2011年5月的死亡(Peattie 2013: 101)。阿拉伯之春引發的伊斯蘭革命，製造了對基地組織非常有利的環境。例如2011年，基地組織相關成員加入對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oammar Gadhafi)的反抗運動。格達費垮台後，利比亞境內，基地組織遂擁有通路可以取得新武器與建立新的人際網絡(Peattie 2013: 101-102; Zarate & Gordon 2011: 116)。另外有學者認爲，北非「基地組織與相關運動」的壯大，其實是「阿拉伯之春」是被恐怖份子「綁架」(Phelps 2013: 495)。除此之外，「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安全真空與混亂，使得「基地」組織得以趁機利用，而運動後，言論尺度的放寬，也有助於「基地」的宣傳。萬一，若此運動的結果，無法帶來成功的政治改革，將帶給「基地」組織，另外一個機會(Zarate & Gordon 2011: 111, 116)。

(二) 基地組織分支啟動全球聖戰

2011年5月賓拉登死亡後，「基地組織與相關運動」(al Qaeda and its associated Movement, AQAM)在全球聖戰(global jihad)中，已經進入新的世代。這些分支遍及阿拉伯世界、北非與南亞的恐怖組織，已經從新出發，持續運作，而且有進一步彼此互相緊密團結的趨勢(Peattie 2013: 101)。換句話說，基地組織已經從一個單一(monolithic)組織，進化成一群鬆散的區域分部(McBain 2013: 19)。依據Atwan的研究，「基地組織與相關運動」的成員包含「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索馬利亞的「青年黨」(al-Shabaab)、「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神學士」、「北非基地組織」(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等(Peattie 2013: 101-102)。

有學者認爲，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雖死，但他所創建的恐怖組織，比以前更強大，且分布越廣闊(Phelps 2013: 494)。事實上，基地組織長期宣傳的「全球聖戰主義」(global jihadism)以及對西方的污衊，已經在不同程度影響了許多武裝份子，即使它們沒有受到「基地組織」的直接刺激，而關注地方議題(local agenda)。但結果是，在遠離基地組織影響地理範圍之外的衝突地區，針對當地穆斯林人口與西方利益的暴力攻擊，仍

持續不斷(Braniff 2012: 42)。

「基地組織與相關運動」，在2011年5月賓拉登死亡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由基地組織支部所從事的相關恐怖活動，其主要活動區域在「中東與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地區(Zarate & Gordon 2011: 106)。「基地」領導階層的喪失，在某種意義下，使得基地支部變得越來越獨立自主。基地支部逐漸設定自己的目標。因為之前的資金來源受到嚴格的管制與阻絕，許多基地支部從事綁架勒贖的行為，獲取贖金，漸漸提升自己財政的自主性。基地支部在尋求攻擊「遠方敵人」的同時，亦即美國與西方，它們似乎更傾向於在離家不遠處，集中發動小型的攻擊。例如「北非基地組織」(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與「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這兩個分別為「基地組織」第二與第三號官方支部(official franchise)，已經開始攻城掠地，並將殘酷統治加在當地人民身上(Zarate & Gordon 2011: 106; 2013 Terrorism Report: 5)。以下圖3展示十個基地組織與其伴隨者的分佈圖，幾乎集中在中東與非洲區域。

圖3、基地組織支部及其伴隨者分佈圖



資料來源：“The State of al Qaeda the unquenchable fire,” *The Economist*, Vol. 408, No. 8855, September 28, 2013, p. 23.

參、形成原因

一、失敗國家

(一) 索馬利亞

2001年後，非洲出現了所謂的「伊斯蘭激進主義」(Islamic Radicalism)的現象，為非洲大陸的穩定，蒙上一層陰影。從區域來說，東非是穆斯林位居絕對多數的區域，包含吉布地(Djibouti)、索馬利亞、蘇丹；而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Eritrea)是基督徒與穆斯林各半，而肯亞與坦尚尼亞則是有龐大的穆斯林少數族群。1998年基地組織主導的肯亞與坦尚尼亞美國大使館爆炸案，是東非伊斯蘭激進化的極致(Kfir 2008: 829)。索馬利亞是一個伊斯蘭國家，98%的人口是穆斯林(Mwangi 2012: 517)。

「國家失敗」(state failure)或「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概念，1990年代中期進入政治的詞彙。而最早出現的學術文獻應是1992/1993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出版的一篇名為「解救失敗國家」(Saving Failed State)的文章，描述國家失敗的現象，文章中即把索馬利亞、蘇丹與賴比瑞亞列入失敗國家(Taylor 2013: 7-8)。Robert Rotberg認為，當國家無法為人民提供正面的政治財貨(positive political goods)時，國家即失敗(Rotberg 2004: 1-2)。目前依據「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 2013年失敗國家指數排名，索馬利亞高居第1位，屬於「警戒」(alert)狀態(The Failed State Index 2013)，因此是最有名的「失敗國家」，歷經至少14次和平倡議以及一次失敗的聯合國維和行動(Kfir 2008: 841)。2002-2011年，索馬利亞受到恐怖主義衝擊的影響，有上昇的趨勢(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1)。

自1991年軍事獨裁者與索馬利亞共和國總統巴勒(Siad Barre)統治結束後，索馬利亞即是一個崩潰國家，並且無任何有效統治的政府。2004年12月開始，臨時聯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TFG)成立，但是仍無法有效運作，提供基本政治與經濟的財貨與服務，尋求民眾支持。此時，正當有效中央政府缺位時，青年黨正在地方統治層級(local-level governance)提供這些財貨與服務。2012年年初的情況其實與1991年年初，並無太大不同。(Williams 2013: 257, 261-262; Mwangi 2012: 513-514)。

圖4. 青年黨根據地索馬利亞



資料來源：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http://www.nctc.gov/site/groups/al_shabaab.html (accessed on Nov.19, 2013)

(二) 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是非洲第一大國，人口近一億，資源豐富，在西非赤道各國與整個黑色非洲，都具領導地位。但1960年代獨立後，陷於族裔衝突、內戰與軍事政變，內政情況逐漸惡化(嚴震生1996: 68)。奈及利亞目前的情況，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失敗中或弱(failing or weak)國家，正在急速朝向失敗或崩潰國家(failed or collapsed state)的進程中，如同索馬利亞一般(Onapajo & Uzodike 2012: 31)。當國家無法提供包含安全、教育、健

康、社會基礎結構、就業機會以及法律框架與秩序等政治財貨時，在人民眼中，政府便失去統治正當性，奈及利亞目前正符合這個描述，而且正陷入分裂的危機(Hill 2012: 34-39; 39-41; Onapajo & Uzodike 2012: 31)。奈及利亞中央政府無法行使有效統治權的原因，也是因為許多叛亂或恐怖組織的阻擾(Hill 2012: 22, 24, 32)。

目前依據「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 2013年失敗國家指數排名，奈及利亞屬於第16位，索馬利亞位居第1位，都是屬於「警戒」(alert)狀態(The Failed State Index 2013)。奈及利亞北部區域自8世紀以來，就受到撒哈拉沙漠北部伊斯蘭教影響。信奉伊斯蘭後，在此區域分別在9，14，18-19世紀出現過伊斯蘭政權。因為宗教組織嚴密，地利位置孤立偏遠，並未受到基督教勢力的滲透(嚴震生1996：72, 70)。「博科聖地」的發展與壯大，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尤其是在奈國最貧窮，文盲率最高的北部區域，受到該恐怖組織的威脅最大(Onapajo & Uzodike 2012: 32)。除此之外，奈及利亞的邊界管制鬆散，使得恐怖組織有通路取得武器與彈藥，例如從查德(Chad)或尼日(Niger)等國家。其他如奈國的非法炸彈製造，氾濫成災，也助長恐怖主義的氣焰(Onapajo & Uzodike 2012: 32)。

圖5. 博科聖地根據地奈及利亞北部



資料來源：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http://www.nctc.gov/site/groups/boko_haram.html (accessed on Nov. 19, 2013)

二、名稱、根源、意識型態

(一) 青年黨(al-Shabab or al-Shabbab)

1991年索馬利亞政府崩潰後，即有許多伊斯蘭運動相繼出現。這些運動大部分是非暴力且反對意識型態極端主義。而且這些運動充滿分歧性(diversity)，相互之間的競爭大於合作，僅有少數團體胸懷聖戰主義，例如青年黨(Mwangi 2012: 517)。2006年衣索比亞與美國出兵干預索馬利亞，「臨時聯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TFG)在約瑟夫(Abdullahi Yusuf)的領導下成立。約瑟夫雖然有國際承認，但在大部分索馬利

亞沒有統治正當性。以上的因素，加上衣索比亞及美國在911後的反恐戰略，使得一小群虔誠的「聖戰士」迅速激化，提供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在索馬利亞發展的基礎(Mwangi 2012: 517)。目前索馬利亞的衝突，充滿複雜性，廣泛來說，有主要三股力量：宗族武裝份子(clan militias)、前「伊斯蘭法庭聯盟」(Union of Islamic Courts)中的一小群部落成員以及軍事化程度最高，組織最嚴謹，財政狀況最好，戰鬥力最強的青年黨(Mwangi 2012: 517)。

青年黨成立時期約在2004年中旬，是「伊斯蘭法庭聯盟」(Islamic Court Union, ICU)的軍事支翼。直到2006年被美軍支援的索馬利亞軍隊驅逐為止，「伊斯蘭法庭聯盟」是佔據索馬利亞大部分領土的極端團體。因此青年黨的成立與「伊斯蘭法庭聯盟」六個月在索馬利亞南部與中部的統治，息息相關(Mwangi 2012: 518; James 2009)。2006年「伊斯蘭法庭聯盟」攻佔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成為媒體頭條新聞。這個運動的意義，在於這個組織的名稱，以法庭之名給予賞罰，因為索馬利亞國內已經沒有正式的司法體系，扮演應有的功能(Kfir 2008: 842)。而衣索比亞出兵索馬利亞，造成該國成為非洲的阿富汗現象，即穆斯林國家被非穆斯林國家佔據，而這正好符合基地組織「防衛聖戰」的論述(Kfir 2011: 845)。「伊斯蘭法庭聯盟」在2007年初被「臨時聯邦政府」與衣索比亞聯軍擊敗後，「伊斯蘭法庭聯盟」成員逃離索馬利亞，青年黨於是針對「伊斯蘭法庭聯盟」與衣索比亞軍隊，發動反叛攻擊(insurgency)。青年黨迅速崛起，擔負起解放索馬利亞的角色。2009-2011年間，青年黨憑其優勢武力與良好財政結構，成為佔據索馬利亞南部最強的軍事集團(Mwangi 2012: 518)。

意識型態上，青年黨是一種「沙拉菲—聖戰」(Salafi-Jihadist)。沙拉菲是一種強調堅持伊斯蘭純正教義的運動，因此宣稱自身為沙拉菲，通常是為了爭取運動的合法性(Mwangi 2012: 518)。而「沙拉菲—聖戰」是一種沙拉菲的戰鬥型式，而聖戰在此意義下為個人的義務與要務。主要對抗的敵人是「猶太與十字軍」陣線，因此戰場包含伊拉克、阿富汗、車臣、巴勒斯坦以及索馬利亞(Mabrouk 2012: 63)。

青年黨正利用「伊斯蘭主義」(Islamism)，強化其統治正當性(Mwangi 2012: 513-514)。所謂伊斯蘭主義，就是個人、團體或組織，利用伊斯蘭作為一種工具，藉以追求政治目的。伊斯蘭主義以想像未來伊斯蘭社會的成立，這種社會以伊斯蘭教概念為基礎，可以提供一種對於社會挑戰的回應，尤其在索馬利亞這種失敗國家。伊斯蘭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型態，並非神學的建構。主要的目標不是對跟隨者提供精神的慰藉，而是對這些跟隨者目前面臨的政治與社會困境，提供答案(Mwangi 2012: 514)。索馬利亞伊斯蘭運動宣稱將對非索馬利亞人與非穆斯林，進行聖戰。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索馬利亞「伊斯蘭主義」應視為在國家崩解下，對於國內社會挑戰的回應(Mwangi 2012: 518)。

(二) 博科聖地(Boko Haram, BH)

「博科聖地」於2002年由約瑟夫所創立(Mohammed Yusuf)。但也有部分學者主張，1995年起，「博科聖地」即用不同的名稱存在(Onapajo & Uzodike 2012: 26)。約瑟夫因為宣傳極端伊斯蘭觀點，被伊斯蘭教士(clerics)從奈及利亞(Nigeria)東北部邁度古里(Maiduguri)清真寺逐出後，創立這個恐怖組織(Agbibooa 2013)。最初博科聖地的發展，類似一個宗教社群，成員約有三千人，許多是女性與小孩(Hill 2012: 26)。該組織的完整名稱為「致力宣導先師教誨與聖戰之民眾」(“People Committed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Prophet’s Teaching and Jihad”)，而非洲豪薩語(Hausa)則稱為「博科聖地」(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12: 26-27)。豪薩語的「博科聖地」，隱含有「禁止教育」的意思。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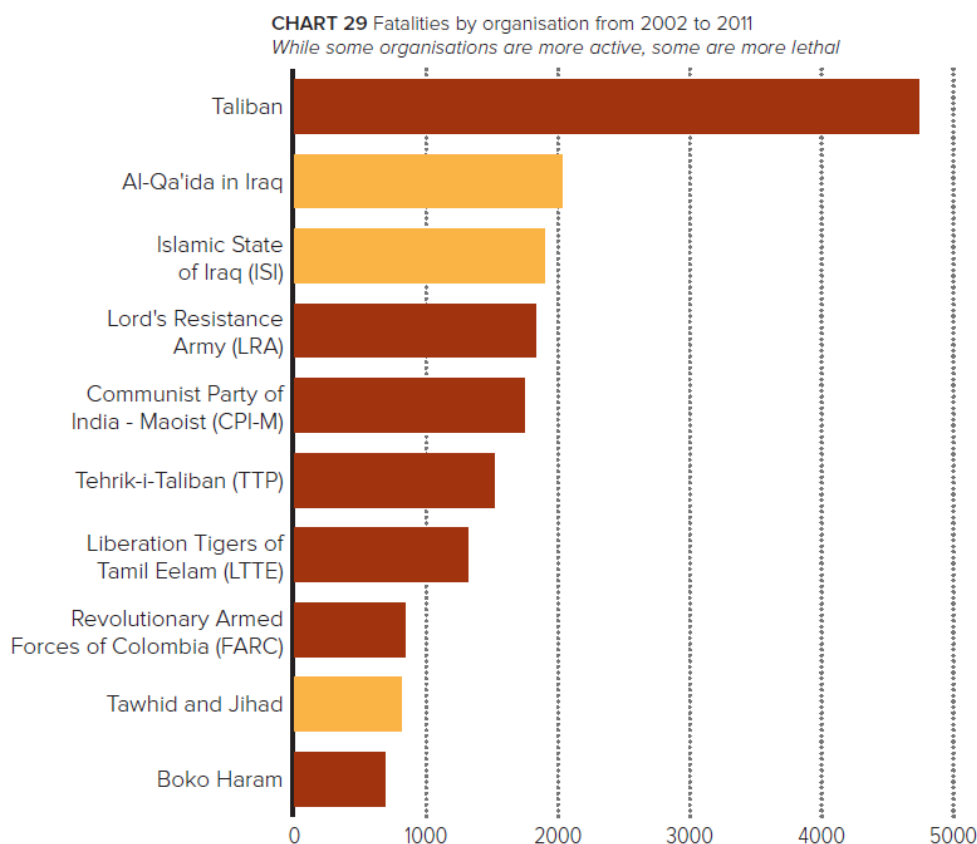
名稱並非被創始者約瑟夫註冊的名稱，反而是媒體的建構(media construct)，源於大眾對此團體行為的認知(Onapajo & Uzodike 2012: 26)。

這個組織也被大眾指涉為約瑟夫運動(*Yusufiyah, the movement of Yusuf*)。最後該組織又與「先知之道」(*Ahl as-Sunnah Wa al-Jama'a al-Minhaj as-Salaf*)一名連結。但是最有公信力及信賴度的名字為「致力先知教誨與聖戰傳統之民眾」(*Jama'atu Ahlis Sunna Lidda'awati Wal-Jihad, "people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Prophet[SAW] for preaching and striving"*)。2011年11月該組織將此名稱直接公開在發佈的訊息中，並得到其主要成員狄豪(*Aliyu Tishau*)的確認。而狄豪表示，那些稱他們為「博科聖地」的人，主要目的是要玷辱他們的團體與理念(Onapajo & Uzodike 2012: 26)。從組織名稱，可以知道，「博科聖地」的理念，主要是反西方文化，包含教育及政府體制，甚至包含西方的科技，如電視、光碟機等電器設備。西方的文化會阻礙伊斯蘭政治秩序的實現，而伊斯蘭文化必需置於無上地位(Onapajo & Uzodike 2012: 27, 35)。

奈及利亞原本就有伊斯蘭與基督教衝突，而這不僅是信仰問題，更重要的是法治問題。因為信奉伊斯蘭的豪薩族有自己的伊斯蘭法庭，讓宗教領袖用伊斯蘭教義作為司法判決基礎。對奈國北部非穆斯林來說，這種宗教法庭可能無法確保司法正義。對於是否承認宗教法庭的合法性，一直是聯邦政府非常棘手的問題(嚴震生1996: 73-74)。西方文化加上全球化，帶給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奈及利亞北部，許多文化與經濟的負面衝擊，違反當地穆斯林傳統，例如同性戀、愛滋病的增加。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與解除管制的後果，造成奈國北部傳統農業生產下降。原本政府的好意，造成反效果。在此背景之下，北奈及利亞一直瀰漫反西方價值的氛圍。許多伊斯蘭極端與軍事團體紛紛起義，表達對西方價值體系的直接不滿。而北奈及利亞的穆斯林比其基督教的同胞，更加反對美國的反恐政策，尤其是在穆斯林國家(Onapajo & Uzodike 2012: 34-35)。

此外，「博科聖地」視奈及利亞國家機器為西方文化代理人，國家純粹為西方服務，幫助西方實現其理念。因此創始人約瑟夫指出，不與群眾為敵，目標是政府，除非群眾與政府站在一起。2011年新的接班人阿布巴卡(*Abu Muhammad Abubakar*)，宣布將攻擊新目標，呼籲民眾不要靠政府安全部隊或政治人物太近(Onapajo & Uzodike 2012: 27)。除政府之外，「博科聖地」甚至攻擊反對其理念的伊斯蘭學者，向認定的敵人發動防衛聖戰，在聖戰中死亡的成員，被視為殉道。「博科聖地」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傳統伊斯蘭模式的社會經濟體系，仿效的對象是巴基斯坦的神學士政權(Onapajo & Uzodike 2012: 27)。2002-2011的十年間，「博科聖地」(*Boko Haram*)名列十大殺傷力最強的恐怖組織之一，如下圖6所示(Braniff 2012: 42)。

圖6. 2002-2011十大殺傷力最強的恐怖組織



資料來源：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Sidney &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p. 32.

最後，「博科聖地」宣稱是基地組織另一種版本，並支持賓拉登，且誓言要依照阿拉的旨意，將奈及利亞徹底伊斯蘭化。該組織宣稱與國際恐怖組織網絡保持聯繫，例如阿富汗的神學士與索馬利亞的青年黨。美國非洲軍事指揮官Carter Ham表示，「博科聖地」目前正在與「北非基地組織」形成共同作戰伙伴，並且與青年黨保持鬆散的關係。對美國來說，「博科聖地」的跨國化是一種對美國利益與美國本土的安全威脅(Onapajo & Uzodike 2012: 35-36)。

肆、活動情況

一、「青年黨」活動與攻擊

青年黨在2006年以武裝抗爭衣索比亞入侵索馬利亞後，開始嶄露頭角。衣索比亞在2009年撤出後，青年黨開始在無法律管理的狀況下，藉由厄利垂亞(Eritrea)的資金，繁榮壯大。2010年非洲聯軍(African Union)將青年黨逐出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青年黨雖然遲於2012年2月正式加入基地組織，但在此之前一直認同基地組織全球聖戰的敘事。而基地組織利用其主要支部青年黨，計畫在東非建置一支部隊。索馬利亞廣大的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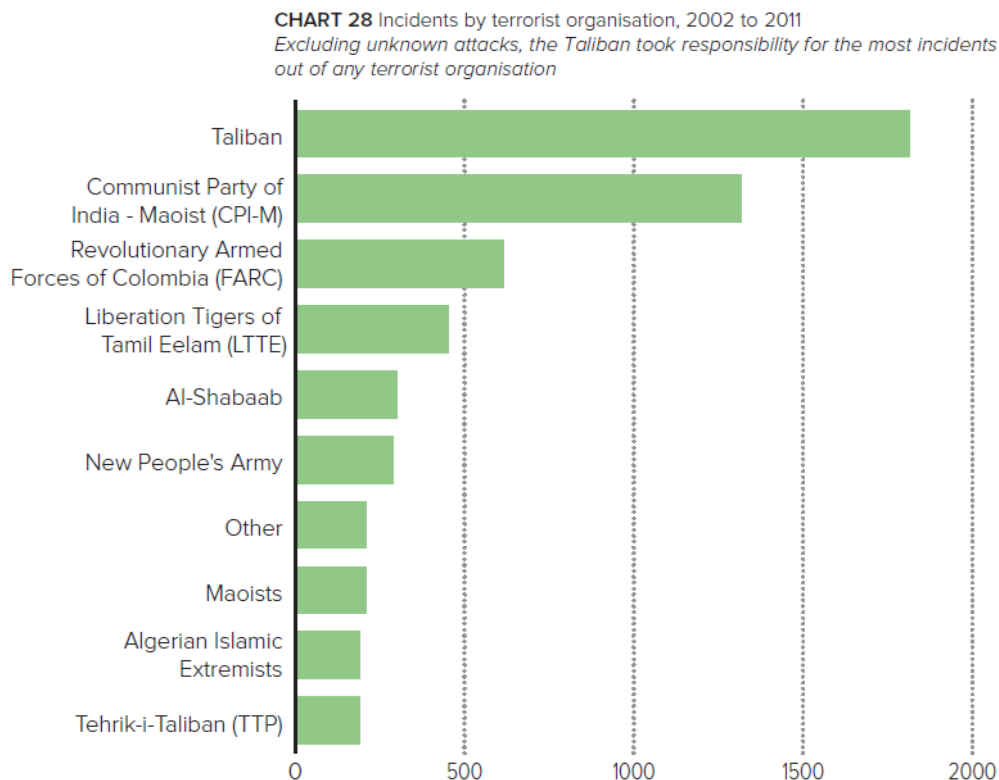
斯林人口，加上權力真空，給予基地組織一個發展壯大的絕佳機會(McBain 2013: 19)。

2010年開始，青年黨就在索馬利亞與烏干達首都康培拉(Kampala)，陸續發動攻擊。而烏干達是參與「索馬利亞非洲聯合國任務」(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部隊的主力國家(Mwangi 2012: 519; Tharoor 2013: 8)。2010年7月11日，青年黨在康培拉一家餐廳與飯店，趁客人觀賞世界杯足球賽冠亞軍之爭時，發動自殺攻擊，造成67人死亡，2011年在肯亞陸續發動小型攻擊(Mwangi 2012: 519; McBain 2013: 19)。青年黨對肯亞的攻擊主要是因為，「肯亞國防軍」(Kenya Defence Forces, KDF)於2011年8月發動名為Linda Nchi軍事行動，目的是為了弱化青年黨並企圖恢復「臨時聯邦政府」的統治，以求在索馬利亞創造和平。「肯亞國防軍」最後在2012年7月被併入「索馬利亞非洲聯合國任務」(Mwangi 2012: 519)。

2013年9月21日，為報復肯亞軍隊出兵索馬利亞南部，青年黨對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西門」(Westgate)購物中心發動攻擊，經過四天的僵持，兇嫌人數為10-15人左右，造成至少67人死亡，近200受傷，證明基地組織支部與聖戰士，從索馬利亞到敘利亞，已經攻城掠地，而且有能力號召更多戰士加入(McBain 2013: 19; Tharoor 2013: 8; the Economist 2013: 21)。自2010年對康培拉的攻擊開始，青年黨已將極端主義，導進了索馬利亞衝突，並且展現跨國化攻擊的能力(Mwangi 2012: 519)。

此次奈洛比攻擊事件，標示非洲國際恐怖主義一個新篇章，攻擊一個西方遊客與肯亞富豪出入的豪華場所(Tharoor 2013: 8)。同時此一模式，排除穆斯林，而殺害西方人，挑選西方常客經常出入的公共場所，與2008由與基地組織相關的巴基斯坦「虔誠軍」(Lashkar-e-Taiba)在孟買策劃執行的攻擊，有些神似。對大都會超商的攻擊，比在客機上引爆炸彈，策劃相對簡單，容易執行，而且比自殺攻擊更有魅力(the Economist 2013: 21)。2011年間，「青年黨」(al-Shabaab)是排名第三最大殺傷力的恐怖組織，共造成70人死亡，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基地組織」(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的110人以及「巴基斯坦神學士運動」(Tehrik-i-Taliban Pakistan)的80人死亡(Braniff 2012: 42)。2002-2011年，索馬利亞國內恐怖攻擊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為294人，受傷人數為493人，事件為175件，80%的攻擊事件為青年黨所為(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 18)。2002-2011年青年黨製造的恐怖攻擊事件次數在全球排名為第五，如下圖所示(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 32)，分佈地點如以下圖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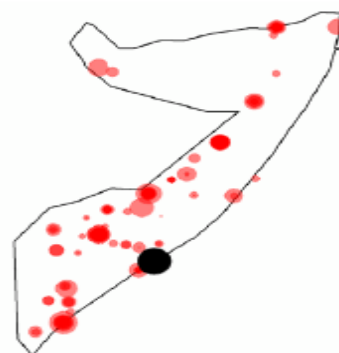
圖7. 2002-2011恐怖組織發動攻擊的次數



資料來源：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Sidney &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p. 32.

圖8. 2002-2011索馬利亞境內恐怖攻擊的事件次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與地域分佈

6. SOMALIA - 7.24
 INCIDENTS: 175
 FATALITIES: 294
 INJURIES: 493



資料來源：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Sidney &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p. 18.

雖然青年黨近年經過許多挫折。2013年初，共同創始人阿富汗尼(Ibrahim al-Afghani)死亡後，許多該黨高階成員在敵對領袖顧丹納(Ahmad Godane)發動政變後，紛紛投降敵方。而顧丹納被認為是主張積極介入外國事務的組織領袖而與基地組織關係密切

(McBain 2013: 19)。2011年青年黨領袖顧丹納決定要與基地組織完全合併後，組織內部有嚴重分裂現象，承受極大的壓力(the Economist 2013: 21)。2012年2月9日，基地組織首領札瓦利在一段錄影聲明中正式宣佈，青年黨正式加入「基地組織」(Mwangi 2012: 519-520)。青年黨於2012年被聯合國支持的非洲聯合部隊（包含五千名肯亞部隊），趕出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並持續遭受美國無人飛機在靠近吉布地(Djibouti)區域的攻擊。但青年黨仍展現極大的韌性，外力無法將其在索馬利亞南部的據點逐出，青年黨並承諾繼奈洛比後，會有後續類似攻擊(the Economist 2013: 21)。雖然青年黨對外國的攻擊顯示，該組織沒有能力在本國攻擊非洲聯軍，但也顯示該組織有能力從事複雜的攻擊行動(McBain 2013: 19)。

嚴格來說，伊斯蘭激進主義在索馬利亞的發展，不應完全歸咎於基地組織，企圖奪取該區域，作為訓練基地的企圖；而是索馬利亞國內失序的狀況，缺少安全與發展的機會，使得人民相信，伊斯蘭律法的執行，是一個機會。而青年黨前身，「伊斯蘭法庭聯盟」有此能力，藉由落實伊斯蘭律法，提供民眾安全保障。簡單來說，「伊斯蘭法庭聯盟」在受戰爭摧殘的區域，提供和平、安全與穩定(Kfir 2008: 843-844)。¹但索馬利亞伊斯蘭激進化最終威脅仍是基地組織全球聖戰運動，基地組織已經表示對非洲與索馬利亞高度的興趣(Kfir 2008: 843)。

在國家崩潰的情況持續下，青年黨也沿用「伊斯蘭法庭聯盟」的戰略，提供社會服務，使用宣傳活動，宣揚索馬利亞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Mwangi 2012: 520)。「臨時聯邦政府」實際上並無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公共服務(civil services)。在無有效政府情況下，在索馬利亞許多區域，青年黨是惟一可以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例如教育、訓練、司法、安全、食物與救濟物品分配，地方層級的治理與公共建設以及就業(Mwangi 2012: 524-527)。

總之，在國家崩潰的內在環境之下，青年黨得以發展與壯大，非洲聯軍與外部勢力的介入，使得青年黨可以鼓吹民族主義，發動對於外部勢力所在地國家的攻擊。對內則透過提供各種社會服務，漸漸取得統治的合法性。

二、「博科聖地」活動與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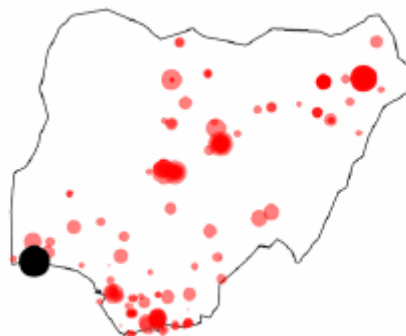
這個位於西非奈及利亞的恐怖組織是一個較鬆散的團體，其中有部分成員與「北非基地組織」有聯繫。此組織利用奈及利亞北部人民的痛苦，招募成員，博取同情(Schmitt 2013; 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12: 6)。「博科聖地」成員經常旅行到馬利(Mali)北部的訓練基地，從基地支部取得金錢援助。該組織並且與其他位於非洲的基地分部組織，例如索馬利亞與東非的青年黨，分享戰術、科技、訓練與資金(Schmitt 2013)。「博科聖地」的攻擊方式主要為謀殺、爆炸、綁架等。對美國政府而言，最關心的是該組織的支部安薩魯，因為與北非基地組織關係密切，而且將奈及利亞境內包含美國人在內的西方人，列為首要攻擊目標。2012年「博科聖地」在全奈及利亞北部十個邦以及首都區域肆虐，同時也顯示該組織攻擊的致命性、能力與協調性(Hill 2012: 23; 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12: 27)。

¹ 舉例來說，「伊斯蘭法庭聯盟」控制摩加迪休期間，食物價格下降，使得該組織能博取當地民眾的好感。一公斤米的價格從9500索馬利亞先令(shillings)，降到3500先令。商人不用另聘安全保鏢(security militias)，因此商品能夠維持在低價位。對此請參閱Kfir(2008: 844-845)。

圖9. 2002-2011奈及利亞境內恐怖攻擊的事件次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與地域分佈

7. NIGERIA - 7.24

 INCIDENTS: 168
 FATALITIES: 437
 INJURIES: 614



2003-2004年博科聖地攻擊警局與警車，希望使用暴力達成其目標。2011-2012年該組織開始增加攻擊目標的種類，包含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居住在北部與中部的基督徒、從事「非宗教活動」(irreligious activities)的平民以及在奈國的國際組織、外國政府與外國人。該組織攻擊的範圍之後不斷擴大，而作戰能力也不斷加強 (Hill 2012: 27-29)。博科聖地最惡名昭彰的作為是在奈及利亞國內的攻擊，尤其針對奈國的軍隊與政府，還有平民。2013年9月17日，該組織攻擊奈國東北城市班尼謝克(Benisheik)，造成143人死亡，包含小孩與婦孺。2011年8月26日更攻擊國際目標，位於首都阿布加(Abuja)的聯合國機構建築物(Schmitt 2013)。在這次攻擊之前，「博科聖地」早以反對西方教育及文明，以及將奈國「伊斯蘭化」而出名(Onapajo & Uzodike 2012: 24)。在攻擊目標的選擇上，「博科聖地」通常挑政府機構中的學校設施為對象(Schmitt 2013)，因為該組織認為西方教育是有害的而且非「伊斯蘭」，因為教育沒有以《古蘭經》為依據(Schmitt 2013)。2009-2013年11月，「博科聖地」已造成超過三千五百人死亡(Agbiboa 2013)。

伍、結 論

2011年之後非洲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首先是第四波恐怖浪潮的延續，宗教是此波恐怖主義的主要特質，尤其是伊斯蘭教。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與1989年阿富汗聖戰士擊敗蘇聯，為第四波恐怖浪潮，形成有利條件。911恐怖攻擊事件，更是此波浪潮的顛峰，證明少數人也可以在全球聖戰的運動中，發生關鍵作用。2011年初在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造成安全的真空，使得恐怖組織得以獲取武器的通路與建立人際的網絡，最後將整個北非與中東區域，變為避風港與作戰基地。在此情況下，基地組織分部紛紛啟動全球聖戰。基地組織核心在2011年5月賓拉登死亡後，雖然活動能力減弱，但其支部變得越自主，財政越獨立。

索馬利亞與奈及利亞都是失敗國家的典型案例，而且兩國都是穆斯林國家，在此情況之下，形成國內伊斯蘭恐怖組織發展的溫床。因為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或統治效能不彰，無法提供必要的政治與公共服務，統治漸漸失去正當性，當地恐怖組織漸漸以提供社會安全、司法救濟與各種社會服務等手段，取得統治正當性。除此之外，當地眾多的穆斯林人口，使得極端伊斯蘭思想與基地組織全球聖戰的概念，得以傳播與落實。青年

黨的崛起與壯大，與外來勢力的干預，有極大關係，因此必須發動防衛聖戰，解放索馬利亞。除此之外，青年黨藉由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型態，作為政治的工具，在失敗國家中，回應社會的挑戰，取得合法統治正當性。而博科聖地主要的理念是反對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視奈及利亞為西方的代理人。除此之外，西化與全球化，在奈及利亞北部的穆斯林社會，造成文化與經濟的負面衝擊，因此，博科聖地與其他極端伊斯蘭組織紛紛起義，反對西方的勢力。

青年黨在2009年後開始壯大，先後在索馬利亞、烏干達與肯亞，發動恐怖攻擊，為報復這兩國與聯合國介入索馬利亞內政。2011年青年黨雖面臨內部分裂危機，2012年聯合國部隊也將青年黨逐出摩加迪休，但始終無法完全根除其勢力。博科聖地則是與北非基地組織有密切聯繫，也與東非的青年黨，共同分享戰術、訓練、科技與資金。在奈及利亞北部，頻頻發動攻擊，尤其是針對學校，因為該組織強烈反對西方教育與文明。

整體而言，非洲恐怖主義的發展與壯大，可以歸咎於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為國家失敗，政府失去治理能力，恐怖組織利用伊斯蘭作為政治意識型態，提供社會與公共服務，爭取統治正當性。外部因素則是非洲鄰國與聯合國的軍事干預，原因仍然是政府失序與恐怖組織興起。如此內部的恐怖組織與外部勢力或其扶持的政權，兩股力量互相競爭統治的正當性。此一外部勢力介入，使得恐怖組織得以利用民族主義與仇外情節，藉機壯大本身的勢力。所以內部因素才是恐怖主義在非洲索馬利亞與奈及利亞發展與壯大的主因，問題的根本解決當由此著手。

參考文獻

官方文書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Washington: U.S. Congress, 2004)
- U.S. State Department. 2013.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2*,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專書

- Hill, J.N.C. (2012):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 Forever Frag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aylor, Andrew (2013): *State Fail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專書論文

- Braniff, Bill. (2012) “Beyond Al-QA’IDA,” In *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Sidney &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pp. 42-44.
- Hasan, Samiul. (2012): “The Muslim World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In *The Muslim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Space, Pow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Samiul Hasan (eds.),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 et al.: Springer, pp. 3-21.
- Mabrouk, Mehdi. (2012) “Tunisia: the radicalisation of religious policy,” In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and process*, George Joffé (ed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 48-94.
- Odhiambo, George. (2012): “The Muslim World: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In *The Muslim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Space, Pow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Samiul Hasan (eds.),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 et al.: Springer, pp. 67-89.
- Rotberg, Robert I (2004): “The Failure and Collapse of Nation-States,” In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49.
- Williams, Paul D. (2013): “Somalia,” In *Responding to Conflict in Afric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Jane Boulden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257-281.

學術期刊

- 嚴震生(1996):《「第三波民主化」的例外—奈及利亞》，*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4期，頁67-81。
- Agbiboaa, Daniel E. (2013): “Peace at Daggers Drawn? Boko Haram and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Nigeria,”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published online on October 18, 2013.
- Brooks, Risa A. (2011): “Muslim ‘Homegrown’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ow serious

- Is the Threa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2: 7-47.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pp. 22-49.
- Jordan, Javier & Boix, Luisa.(2004):"Al-Qaeda and Western Islam,"*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6, No. 1, pp.1-17.
- Kfir, Isaac. (2008): "Islamic Radicalism in East Africa: Is there a Cause for Concern,"*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1, No. 9, pp. 829-855.
- Mwangi, Oscar Gakuo. (2012): "State Collapse, Al-Shabaab, Islamism, and Legitimacy in Somalia,"*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Vol. 13, No. 4, pp. 513-527.
- Onapajo, Hakeem/Uzodike, Ufo Okeke. (2012): "Boko Haram terrorism in Nigeria,"*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21, No. 3, pp. 24-39.
- Peattie, Shane. (2013): "After Bin Laden: al-Qa'ida, the next generation,"*Journal of Policing,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 Vol.8, No.1, pp. 101-103.
- Phelps, Richard. (2013):"Abdel Bari Atwan. After Bin Laden: Al Qa'ida, the Next Generation,"*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5, No. 3,pp. 494-495.
- Rapoport, David. C. (2001): "The Forth Wave: September 11 in the History of Terrorism,"*Current History*, Vol. 100, Issue 650, pp. 419-424
- Zarate, Juan C. /Gordon, David. A. (2011): "The Battle for Reform with Al-Qaed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 No. 3,pp. 103-122.

報章雜誌

- "They got him,"*The Economist*, Vol. 399, No. 8732, 2011, pp. 22-24.
- Blanche, Ed. (2013). "Al Qaeda's most toxic generation?"*The Middle East*, Issue 443, May 1, pp. 12-17.
- McBain, Sophie. 2013. "What next for al-Shabab?"*New Statesman*, Vol. 142, Issue 5177, September 27, p. 19.
- Schmitt, Eric. (2013): "Sate Dept. Calls Group in Nigeria Terrorists,"*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p. A14.
- Tharoor, Ishaan. 2013. "In Kenya, a Terrorist Group Rises Again,"*Time*, Vol. 182, No. 5, October 7, p. 8.

網路資料

- Failed State Index 2013, *The Fund for Peace*,
<http://ffp.statesindex.org/rankings-2013-sortable>
- James, Randy. 2009. "A brief History of Al-Shabab," December 7,*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45855,00.html>(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3)

TABLE A1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1

Whilst the score refers to a five year weighted average, the number of incidents, fatalities, and injuries only refers to 2011.

Country	Rank	Score	Incidents	Fatalities	Injuries	Property Damage
Iraq	1	9.56	1228	1798	4905	660
Pakistan	2	9.05	910	1468	2459	458
Afghanistan	3	8.67	364	1293	1882	131
India	4	8.15	529	402	667	184
Yemen	5	7.3	113	454	415	44
Somalia	6	7.24	175	294	493	35
Nigeria	7	7.24	168	437	614	33
Thailand	8	7.09	173	142	427	59
Russia	9	7.07	182	159	431	66
Philippines	10	6.8	125	120	213	53
Sudan	11	6.3	34	183	117	5
Congo, Dem Rep.	12	6.18	14	47	8	4
Colombia	13	6.06	80	32	68	30
Syria	14	5.86	45	149	195	9
Algeria	15	5.83	15	25	34	4
Sri Lanka	16	5.68	0	0	0	0
Iran	17	5.63	14	18	13	4
Kenya	18	5.27	40	40	111	8
Turkey	19	5.24	50	25	110	23
Israel	20	5.15	48	21	77	33
Norway	21	5.03	2	75	75	2
Nepal	22	5.02	29	5	73	14
China	23	4.99	4	19	32	2
Burundi	24	4.9	8	47	30	3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5	4.84	3	35	3	1